

傳記文學叢刊

劉汝明回憶錄

原名「一個行伍軍人的回憶」

劉汝明回憶錄

原名「一個行伍軍人的回憶」

傳記文學叢刊之五

自序

民國五十三年七七抗戰紀念日之前，每年執筆寫紀念文的秦紹文（德純）兄逝世不久，我見到前二十九軍的老朋友們已凋落殆盡，一時傷感便寫了「七七抗戰與二十九軍」一文，投寄到「傳記文學」雜誌。原以為必如石沉大海，不料竟蒙刊載，而且引起了主編先生的興趣，親來舍下訪問，表示希望我能繼續寫一些回憶類的文章在「傳記文學」連載發表。當時實在不敢答應，我是一個出身貧寒自幼失學的人，長大後雖也曾攻讀過一些經史兵書之類，但執筆為文究非所長，所以便婉言辭謝。那知主編先生鍥而不捨，接連來了幾次，並且鼓勵我說：「寫這類文章主要是記出自己所經歷過的一些事實，給後來治史的人多些材料，不同於寫一般的文章，需要什麼舞文弄墨，同時你一生戎馬，經驗教訓必多，寫些出來也可使年青人能有個借鑑。」他這樣一說又激起了我的豪情，便想：「我一生軍伍，幾十年來雖不曾經歷過十分大事，但所見所聞確也不少，有些事覺得社會上一般的傳說，以訛傳訛，確乎是距離事實太遠，我應該把我知道的真象據實寫出來，至於信不信那就完全由人去了。其次我想到『傳記文學』提倡『知識是經驗的累積』，我當然談不上什麼高深的知識，但經驗總還有點，寫出來不敢說請人借鑑，供人家參考參考總是可以的。」想到這裡便答應下來寫寫試試。

因為一向沒有寫回憶錄的準備，故而沒保存下什麼資料，所以多半是靠記憶所及，少數的翻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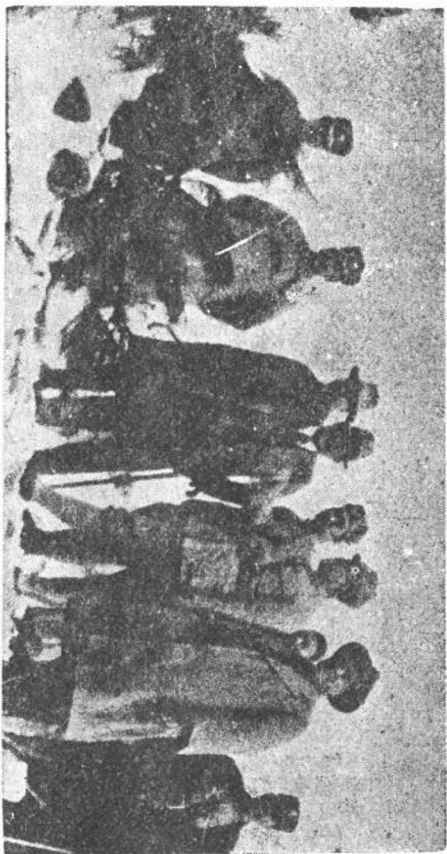
翻閱別的文件，有些地方記憶已有些模糊不清難於查證，但我也總力求真實，不敢臆測編造。同時寫自傳總也難免有自我吹噓之嫌，這點在開始寫的時候便也決定，為了存真，「光榮露臉」的要寫，「丟人現眼」的也要寫。因為光榮的、好的不說出來無以對我的長官、朋友，特別是那些流血流汗的部屬。壞的、失敗的不說出來不足警惕，而且人非聖賢孰能無過，我一生自也難免犯有不少的錯誤過失，只要不是有心為惡，也就不能算作什麼真正「丟人」。

有人說寫歷史是越近越難寫，因為時代近了牽扯的時人也就增多，我自然也不例外。原打算寫到十九年為止，但主編先生又一再敦促，故繼續寫到三十八年，雖力求避免涉及旁人，但由於我的文筆生澀，有些地方仍難免辭不達意，更兼難免也有見仁見智的看法不同，所以如果有開罪朋友的地方，只好統請海涵一二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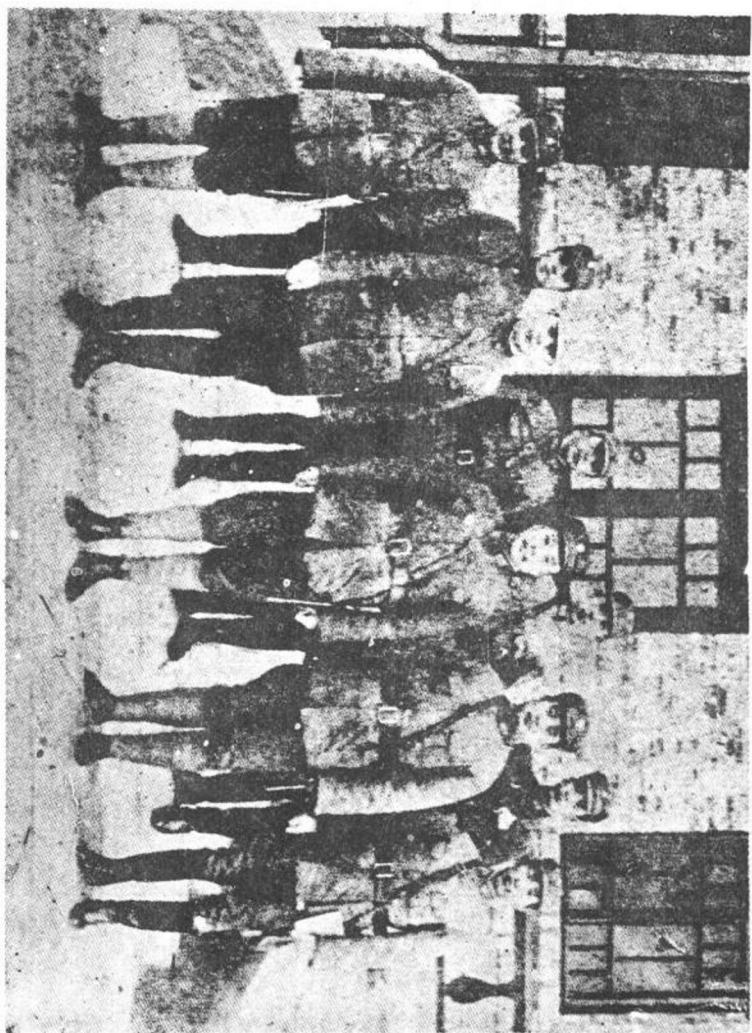
劉汝明 五十五年七月七日於臺北



片照的前中軍開離者著



左自。影合長首事軍與員官級高之線前北華察視春年二廿國民
席主，熙祥孔表代，鵬飛俞監總，明汰劉長師，邦治王長旅：右至
。助炳龐長軍，元哲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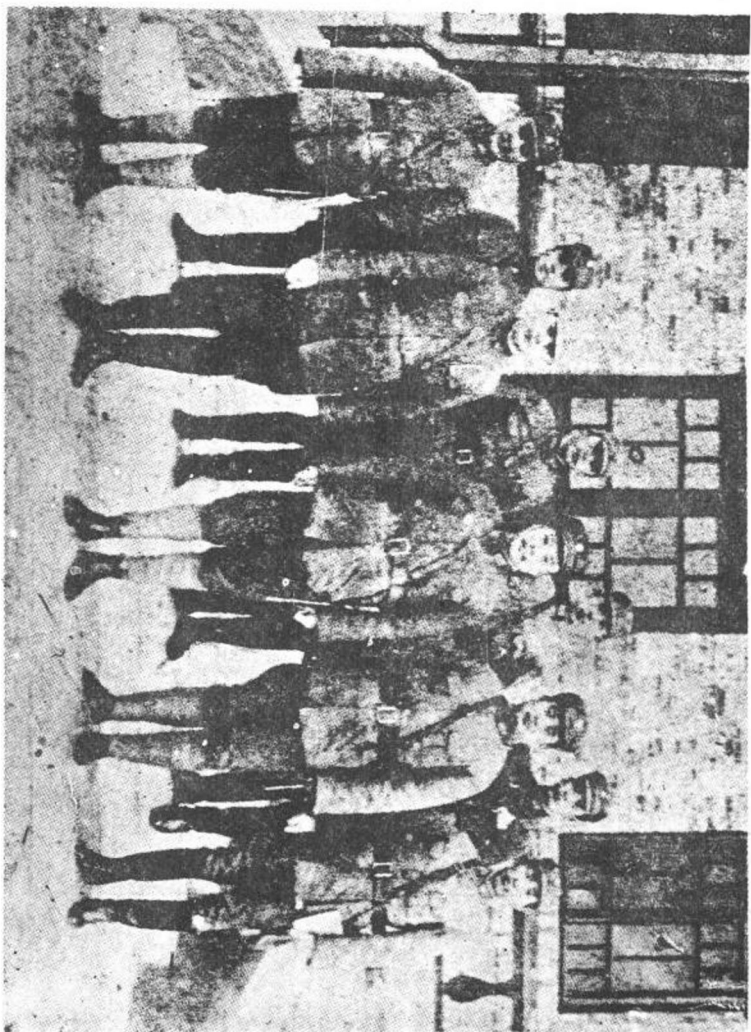
其，元哲宋為者立中排前，議會事軍行舉平北在須將級高軍九廿年六十二國民
治馮，禹登規，開麟修為起右排後，蒲維孫及志自張為左其，三友石及明次劉為右
。等章大鄭及安



七七事變發生後支持華北危局的九軍重要將領：
。純德秦、（者立）忠自張、明汝劉人二第起左：



第五戰區軍事會議將領合影。自左至右：張仲
連孫、伯恩湯、懺郭、詔鳴玉、明汝劉、元松高、直
。成永章、翔琪黃、忠自張、仁宗李、仲



其，元哲宋為者立中排前，議會軍行舉平北在領將級高軍九廿年六十二國民
治馮，禹登趙，開麟修為起右排後，藩韓張及志自張為左其，三友石及明汝劉為右
。等章大斯及安

劉汝明回憶錄

目 錄

入伍	一
打白狼	七
川陝道上	一二
不光榮的作戰	一六
「二陳湯」	二〇
馬廠誓師	二四
武穴主和	二七
常德整軍	三〇
關外行	三二
二次入陝	三七
一次直奉戰爭	四二
南苑練兵	四四

首都革命	四九
「攝閣」與驅逐廢帝出宮	五三
國父北上	五七
直奉「分而復合」	六〇
南口之戰	六五
五原誓師	七二
西安解圍	七五
出師潼關	八〇
蘭封戰役與徐州會戰	八七
紅槍會	九〇
北伐告成	九二
編遣會議	九五
晉祠行	一〇二
困獸之鬪	一〇四
渡河入晉	一〇九
大刀隊揚威長城	一一一

七七事變	一二二
范長江挑撥離間	一一五
張家口戰役	一一六
難忘的教訓	一二〇
轉進、改編、騰謗	一二二
敵後兩面作戰	一二四
瓦子口擊敵	一二六
斃喪精銳	一二七
再失良佐	一三一
一面作戰一面整訓	一三二
重慶去來	一三四
豫西之戰	一三七
許昌受降	一四一
裁軍調處	一四二
改編作戰	一四四
放棄開封	一五〇

謠言止於智者	一五四
共匪的統戰陰謀	一五七
和談與江防	一六一
奉令轉進	一六四
衷心的抉擇	一六七
最後的戰鬪	一七〇
海上歸休	一七三
附錄：七七抗戰與廿九軍	一七五

入 伍

民國元年元月，我懷中帶了兩個饅子（北方一種小米綠豆混合麵做的食物），離開我居住了十七年的家鄉，要去鄰縣景州投軍。

當我向母親叩別時，母親噙着眼淚，仍不停的搖轉她手中的紡車，低着頭，默無一語。姐姐哽咽着，領着尙天真無邪的妹妹和弟弟，送我出來。走到門口，姐姐不禁嚎啕痛哭，我強忍着酸楚，放開脚步，一口氣跑出了村外，從此我便走上了四十年軍隊生活的第一步。

從軍以來，我自然也歷盡艱苦，後來微幸也能開府建節。假使有人爲我寫傳，一定會說我「幼懷大志，投筆從戎」等等。其實不是，全然不是，我不過爲了求取一個職業，用來減輕母親的負擔，並希望進而能養親撫幼而已。我祖居河北省獻縣拋莊，世代務農，本來也不過是一個中等以下的人家。更由於子孫蕃衍，財產不斷的分散，傳到祖父這一代，我家不過僅有薄田五畝，土屋三間，所幸父親懂一些中醫，爲人看看病，家用也不無小補。後來父親聽了人家的勸告，到關外去求發展，那知去了不久，便病逝在哈爾濱。這年我十三歲，姐姐十六歲，妹妹十歲，弟弟汝珍還是呱呱在抱。

父親逝世，使家庭生活更加困難，母親含辛茹苦，帶着姐姐紡紗織布，上侍年近七十的祖父，下養我們這幾個孩子，就這樣刻苦堅貞的渡着歲月。

那時北方鄉間風氣未開，教育落後，還沒有學堂，我們村子裏有一間義學，由族中劉連璧老先生任教，我也跟着唸了些四書五經。不過這時科舉已經停止，大家都認爲唸私塾的人毫無出路。母親有意送我進生意家當學徒，我的性情又太不接近此道，無可奈何，便只好決定當兵。如今想來，一個人的一生，上蒼都有着一一定的安排。設如那

時科舉不廢，我也許去努力唸八股考個秀才。設如家裏仍有些田產，我也許終老鄉里做一世農夫，偏偏是此路不行，彼路不通。終於使我換上軍裝，做了一輩子的職業軍人。

我在決定投軍當兵以前，對於我要參加的那個團體還是一無所知。事實上我也沒有選擇的知識與能力，只知道在距本村九十里之景州塔，有人招新兵，而我要當新兵就是了。及至報了名以後，才知道我參加的部隊是陸建章新成立的「左路備補軍」。我被分到二營前哨，哨官叫劉子賓，營管帶就是以後的風雲人物馮玉祥氏。

入伍不久，劉哨官知道我讀過書認識字，便想叫我去當「文案」。「文案」一職有大有小，在高級衙門中，「文案」要很有學問的人來充任，地位也很崇高，一般的主官要稱呼「文案」爲老夫子。可是一個哨（等於現在的步兵連）的「文案」則不過是這個花名冊，寫個普通公文而已。我想既然當了兵便應該一刀一槍的搏個正途出身，不願意當這個「文案」，便向劉哨官苦苦要求改爲列兵。不久管帶（營長）知道了，叫我去問了問，便和劉哨官商量，把我改爲第五棚的「什長」。顧名思義「什長」是十人之長，換言之就是我當了現在的步兵班長。可是我這個「什長」不會下操，劉哨官叫我晚上跟排長學，白天再去教新兵，因此我常常獨自練習到深夜。現在有時在報上看到「惡性補習」的名詞，不由得啞然失笑，想想我當「什長」時的情景，該也算是惡性補習了吧。

新兵招足在北苑訓練，一日陸將軍（建章）來點名，點到了我時，我背誦我的籍貫、年齡、箕斗。陸將軍責問的說：「十七歲的小孩子，怎麼能當什長？」管帶馮先生在旁邊告訴他我唸過書，識得字。陸點點頭便走過去。我唸的書實在微不足道，但是在那個時代裏，竟還成了「人才」！當時的北方，教育並不普及，尤其是農間唸過書的實在是鳳毛麟角。和我同哨入伍的，僅有佟麟閣、過之綱等二三人識字。即使軍官當中，也只有中哨哨長（排長）李鳴鐘學術兩科比較尙好，我跟着他練習，獲益不少。

不久管帶馮先生，開始對全營精神講話，我記得他第一次講的是「孝順父母」，第二次講的是「愛民」，第三次講的「普法戰役」中，德國人的愛國故事，大意是一個德國人叫德來斯，爲了要知道法國人一種新式步槍的製造

方法，如何的犧牲性命，去把這造槍的方法竊回來。故事是他編的，還是確有其事，我不知道，只是他洪亮的聲音，通俗的口才，把這個故事的精神，深深的打入我的心裏。我開始覺得「當兵」的意義，不僅是要「找一個職業」那麼簡單的。

「左路備補軍」是袁世凱在辛亥革命之後，他竊據了大總統，新成立的部隊，並不是和「北洋六鎮」一樣的正式陸軍，所以編制也承襲了滿清時「巡防營」那一套，一共有五個營，每營管轄五個哨，哨就是連，連長叫哨官，分爲中、前、左、右、後。當時的五個哨官中哨是吳耀堂，前哨是劉子賓，左哨是鄒心鏡，右哨是虞振濱，後哨是康子實。哨轄三排，排長叫哨長，排轄三棚，每棚有什長就是班長，我就是二營前哨第五棚的什長。孫良誠在左哨當什長，石友三、曹福林是左哨的新兵。

陸建章在清末時是袁世凱的執法營務處處長，民國成立以後改爲軍政執法處處長，「左路備補軍」由他成立，由他指揮。全軍的幹部，有很多是由他原來的衛隊營中挑選來的。第一營營長是他的長子陸承武，陸承武是日本留學生，與徐樹錚同學。宋哲元就是由陸的衛隊營中挑到第一營去當哨長的。

馮玉祥和陸建章也沾一點親戚，馮夫人是陸夫人的同宗姪女，她們是河北省鹽山縣向家宅人姓劉。後來馮夫人故去，馮才又續娶的李德全。

清末宣統三年，馮本來在陸軍第二十鎮八十標（團）三營當營長，二十鎮的統制（師長）是張紹曾。辛亥革命武昌起義之後，馮和一營營長施從雲，二營營長王金銘密謀響應。他們並勸說張紹曾，請張參加。張表面答應，內心很有顧慮，正談話間，張以試騎新馬爲由竟飛馳而去，馮也不容分說，躍馬即追，一追四十里，才把張追到。正在此時，巡防營有個統領叫王懷慶，假做同意參加革命，請他們三個營長去開會，馮因爲去追張紹曾，由營附代表參加，不意竟被王懷慶扣留，把施、王及那個營附都槍決了。馮也被通緝。後來革命成功，馮才投奔陸建章，由陸委任他當「左路備補軍」的二營管帶。因爲這段淵源，所以由二十鎮來找馮先生的人很多，像前面提到過的李鳴鐘

就是一個，到民元四五月間，來的更多，現在記得的有韓復榘、谷良民、谷良友、張維璽、許祥雲等人，韓復榘和我一樣也是先到後哨當「文案」，後來改爲什長。

我們的服裝很好，黃色的軍衣，所以人家都叫我們黃馬褂子，武器則比較尷尬，使用的是雙筒毛瑟步槍和單筒毛瑟步槍兩種，每哨有九十枝這種槍，沒有自動武器，也沒有砲。

最早我們是在北京城北的北苑訓練，在訓練過程中，第二營表現的最好，陸建章屢次到北苑來看各營的單人教練和班教練，講評都是以二營爲第一。派人來考「士兵須知」，結果也是第二營第一。營部編了一本「軍人精神書」和幾支軍歌如：戰鬪動作歌、射擊軍紀歌、站崗歌等等……是把士兵在戰場上和服各種勤務時，應該知道的各種注意事項用極通俗的詞句編成歌，教兵演唱。這樣對一般知識較低的弟兄，很容易就把這些事情，深印在他們的腦子裏，比較讓士兵苦記條文要容易收效的多。

不久上面來校閱，記得是由蔣百里（方震）先生帶領來的，校閱的結果又是二營得第一。後來陸建章親自來看營教練，以及分列式，閱兵式等。二營動作整齊迅速，陸很滿意，在講評時，自然又對二營稱贊一番。

我們這一營，連得這麼多好評，大大的招人嫉妒。陸建章當過山東曹州鎮總兵，有一批在曹州跟他的老人，尤其對我們二營不滿。有一位第五營管帶，外號叫王白毛，他發起了一個「不識字會」，三、四、五營的人參加的很多。他們以爲二營之所以出風頭，主要是有些識字的人。他們組織「不識字會」，便是含着自別於「識字」的意思。後來被陸建章知道了，把王白毛他們找去大罵了一頓說：「你們成立了一個『不識字會』，來排斥識字的人，這不是連我也排斥在內。」王等挨了罵，回去才把「不識字會」解散。

馮先生練兵也很注重體育，記得有一次「左路備補軍」在黃寺開了個運動會，大多數的獎品，又都被我們得來，這自然更使別的營懷恨。

後來我們二營開到北京以西三十多里的三家店去，任務是看守火藥庫。訓練依然不懈，每日加緊練習打野外、